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 第一三八五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85/Rev. 2).....	1
为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先生志哀.....	1
为加蓬共和国总统利昂·蒙巴先生志哀.....	1
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V. I. 科兹洛夫先生志哀.....	1
为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奥罗卡·D. 赫斯蒂多将军志哀.....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工作的报告(S/8286).....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三百八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S.O.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385/Rev.2)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工作的报告(S/8286)。

为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  
先生志哀

为加蓬共和国总统利昂·蒙巴  
先生志哀

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V. I. 科兹洛夫先生  
志哀

为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奥斯卡·  
D. 赫斯蒂多将军志哀

1. 主席：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听到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先生上星期日不幸去世的消息深表惋惜。我想代表安理会在这里的全体出席代表向澳大利

利亚代表团表示哀悼，并烦转代表团向霍尔特夫人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的哀悼。

2. 关于这一方面，我也觉得作为安理会主席，我有责任表示，对于在本月中加蓬共和国总统阁下利昂·蒙巴先生的逝世，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阁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科兹洛夫先生的逝世，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阁下奥斯卡·D.赫斯蒂多先生的逝世，我们都感到悼惜。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工作的  
报告(S/8286)

3. 主席：已经收到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请求参加——无表决权——安理会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的信。那些信收在 S/8298、S/8299 和 S/8305 文件中。按照安理会惯例，如果没有异议，我就提议邀请那三位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

应主席邀请，S.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O.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 A.S.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4. 主席：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的信 [S/8293]，<sup>1</sup> 信里请求给奥斯曼·欧里克先生一个发言的机会。

<sup>1</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5. 关于这一方面,我想重提一下以前有一次——精确地说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土耳其代表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另一个塞浦路斯人的相似请求。那一次,安理会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第一〇九八次会议〕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给予该有关的人一个发言的机会,他就作了发言了。又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二三五次会议〕,曾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为同一个人提出发言的申请,这个申请也得到了许可。

6. 目前这一次,我已同安理会各位代表作了协商。我的理解是,鉴于我提请大家注意的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前例,安理会根据以往同样的基础,同意听取欧里克先生的发言,也就是说,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听他发言。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不清楚之处,我就把第三十九条规则读一下:

“安全理事会在审议其职权范围内问题时,得邀请秘书处人员或为此目的它认为合适的其他人员向它提供情报或提供其他协助。”

7. 若没有异议,我即认为安理会准备根据第三十九条规则给欧里克先生一个发言的机会。

就这样决定。

8. **主席:**在轮到欧里克先生发言的时候,我会请他向安理会发言的。

9. 安全理事会现在要根据秘书长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到十二月八日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工作的报告〔S/8286〕审议这个问题。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现在就请他发言。

10.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首先,我想要转达我国政府和我国对于安理会继续关注塞浦路斯问题深表感谢。我不想现阶段作长篇发言。我只想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和当前形势作一个立场声明。

11. 我相信,一般的心情是,今天召开安全理事会不只是为了延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期限,虽然这是眼前的目标,也不只是为了审议——那是我的感觉——有关已经发生的任何具体事件的针锋相对的论点。我的明确印象是,安理会全体

代表都同样深切关怀,并且一致认为迫切需要在消除威胁和平的危险,从而为和平的持久的解决办法铺平道路方面求得积极的进展。

12. 今天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在最近的事件中,究竟谁是谁非或其他有关问题上,从事剧烈的、无休无止的辩论,进行唇枪舌战。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重开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安理会进行过〔第一三八三次会议〕的辩论。那两次辩论的结果是,安理会通过它的一致意见,陈述了它的观点。因此在我看来,重开辩论达不到任何有用的目的。

13.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条道路,就是要从以前辩论的结论出发,用建设性的、客观的、负责的方法来处理目前形势,并且在怎样才能最好地创造必需的和平条件以求得持久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方面设法得出结论。我决心,只要是我的力之所及,采取第二条道路。

14. 安理会充分了解最近危机的后果,在评价这种后果时,已有不少谁胜谁败的口头的或书面的议论。从各国政府内部政治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有某种价值,但这不是负责的人应该关心的争论。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对此不应该有任何兴趣。安全理事会所应该关心的——我们的确也是如此——是除掉冲突的基本原因,因为大家明白,只要这一点不能完成,和平就不能稳固,安理会的目标,不论是一般的还是具体的,就都不能达到。

15. 在我们看来,有一些基本因素必须牢记,其中有些同样地适用于任何类似的局势,另外有些属于塞浦路斯的特殊情况。基本因素之一,基本根据之一,也就是塞浦路斯的基本因素之一,就是,必须承认问题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

16. 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下,或在侵犯的威胁下,要富有成果地进行谈判或交涉是不可能的。不能允许这种方法。如果安全理事会容忍或准许这种方法,对于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的责任将不是使用这种方法的国家所单独承担的。

17. 这一局势中另一个基本因素是,竭尽全力维

护和保卫和平是我们全体的必要任务。这一事业不单独是我们的事业；它是全人类的事业。

18. 在我们来说，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的职责，我们准备尽可能以最建设性的方式履行这一职责。如果我们都同意把这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诚心诚意地接受这一点，我深信我们是能够成功的。

19. 我们也必须记住：在任何冲突中，和平事业并不要求单方面的让步，尤其是不要求较弱一方作单方面的让步。

20. 我由此来谈一谈最近危机的后果，或者是同这一后果有关的问题。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都已同意从塞浦路斯撤出超出他们各自派遣的军队名额以外的军队，作为沿着秘书长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政府所提出的呼吁〔S/8248/Add.5〕中指出的方针前进的第一步。这种行动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就是，有数目相当大的希腊军队正在从塞浦路斯撤出。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产生真空。

21. 可能有人会说，希腊军队按照商定的方针从塞浦路斯撤出，对和平事业可能是一个贡献。如果这一行动没有到此为止，如果这一决定和这一行动与另外别的事没有关联，而且不是相互补充的，我是愿意同意这种看法的。现在比以前更不可避免地显出，也需要对于塞浦路斯可能遭到外来进攻提供必要的有效的保证。没有人能够否认或怀疑希腊政府从塞浦路斯撤出军队的权利；但是也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对已经产生的真空所怀有的焦虑。因此，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对塞浦路斯可能遭受外来进攻提供有效的保证。这才是对和平事业的贡献。我们知道，一些国家对于撤出希腊军队的协议并不是不满意的；但是，对于提供保证的必要性，也必须有同样的态度。

22. 我们的立场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象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回答秘书长有关呼吁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承认，希腊与土耳其所订撤退两国派遣军队超额人数的协议，是沿着呼吁书所定方针前进的第一步。从那个基础上出发，我们认为，如果从塞浦路斯完全撤出希腊和土耳其的军队，附带一项免受外来进攻的保证，那会是有利于和平事业的。

23. 为什么要把一些希腊军队和一些土耳其军队留在塞浦路斯呢？那是一个法律问题吗？我们对于条约的立场，在安理会上是众所周知的，如无必要我不想去重述。即使我们接受另一种论点，即两个部队是根据条约到塞浦路斯来的，条约中仍没有规定希腊和土耳其非在塞浦路斯驻军不可。因此对和平事业做出贡献，是个有无此种愿望的问题。

24. 对于撤退军队问题，我已经讲了我所要说的话，根据当前的事态，我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认为，如果要促进和平，从塞浦路斯撤出一切非塞浦路斯军队是绝对必要的。

25. 有人要我们裁减国内的军队，又有人要我们解散国民自卫队，可是，既要解散国民自卫队，又要希腊和土耳其军队留驻在塞浦路斯，而塞浦路斯还得不到免受外来进攻的保证，按照鄙见，这种想法，既不合乎逻辑，也是不恰当的。

26.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我们努力、在我们愿望、在我们诚恳的企求为和平事业和消除冲突的根源尽最大的可能做出贡献的时候，如果在裁减国内军队的同时，非塞浦路斯军队完全撤出，又得到免受外来进攻的必要保证，我们准备考虑完全裁减国内军队问题。

27. 此外，又有人说，如果我们裁减国内军队，就不会有国内冲突了，因此也无须外国保证了，因为不会有外来的威胁。但是，即使有人设想情况是如此，那末，有一种免受外来进攻的保证，一种使塞浦路斯人民感觉安全的保证，在他们看来，又有什么害处呢？

28. 我们必须解决这个恶性循环的论点，不然我们得不到任何结果。对这个论点，我能进行辩论，但出于为辩论而辩论的缘故，我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即在塞浦路斯居少数的土耳其族中有一大部分人惧怕居多数的人。我再重说一次，对这个论点，我能进行辩论，但出于为辩论而辩论的缘故，我暂时接受这种说法。但谁能够否认，在塞浦路斯的人口中的居多数的人，对于外来危险和外来进攻的可能，也有一种恐惧感呢？任何人若要我们只对付一种恐惧，而置另一种恐惧于不顾，那不会——我说这话毫无不尊重的意

思——对和平事业有所贡献。和平事业，如我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并不要求单方面的让步，历史上一切问题都是这样，特别是塞浦路斯问题，也更是这样。

29. 属于塞浦路斯内政性质的问题，属于任何国家内政性质的问题，那个国家的政府自然会认为是内政问题，因此不成为共同讨论的题目。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清楚表明的那样，我们愿意讨论和商谈象裁军那样的内政问题；但是不能期待我们讨论和商谈那些与我们的重大关系无关的内政性质的问题。我们准备在联合国范围内，讨论任何建设性的建议，任何客观的建议，如果其目的是要缓和紧张局势，消除摩擦原因，从而——我们相信——为问题的和平解决铺平道路。我们在安理会上和大会上的讨论中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对待联合国调解专员的调解努力上也证明了这一点。联合国调解专员是根据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由秘书长指派的。我愿意提醒安理会注意，调解努力不是由我们的立场而中断的。我们准备本着诚恳和善意的精神进行讨论，但我们过去拒绝，现在仍然拒绝，在举行讨论以前接受任何条件。我们将讨论一切问题，只要符合塞浦路斯主权和塞浦路斯政府主权的基本需要。

30. 我们理解到，普遍舆论认为，最近这次危机，虽然是很不幸的，但至少对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提供一些推动力量，而且政治家们的责任，负责人们的责任，就是要设法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愿意在联合国范围内前进。

31. 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联合国范围内呢？回答是由于原则的理由，也有现实的原因。第一，我们忠于联合国及其原则。第二，安全理事会已经承担了这个问题，而且在塞浦路斯保持着一个维持和平的部队。第三，安全理事会决定派遣维持和平部队驻在塞浦路斯的时候，也决定了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办法接着要采取的步骤。第四，塞浦路斯是一个小国，而小国问题的解决是能够，而且应当在联合国及其宪章范围内找到的。

32. 关于这一方面，我已几次清楚地说明我国政府在外来威胁问题上，在撤退一切非塞浦路斯军队问题上，在内政问题上以及在我们对于为解决塞浦路斯

问题应采取什么步骤所持的态度的问题上的立场，现在，我愿意十分清楚地说明，虽然过去我们没有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其理由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中说明过，但现在我们不会同意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进行任何新的双边活动。

33. 我必须着重指出，塞浦路斯问题不是希腊与土耳其两国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希腊与土耳其两国之间的争端。它是关系到塞浦路斯人民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的基本原则。

34. 根据辩论的开展情况，根据会议的情况和安理会代表们表达的观点——我们准备开诚听取——我如有进一步的意见，将再提出来。

35.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36.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自从一九六四年三月初会议以来——当时联合国开始一项维持和平的最重大的努力——这次会议恐怕是安全理事会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了。我们是在危机的后果上开会的，这次危机把有关各方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幸得秘书长及时发出呼吁，以及他为此事派出的特别代表、干练的副秘书长罗尔兹-贝内特先生的极其宝贵的精心调解，由于与有关各方友好而又关心和平的各国政府不断的努力，由于约翰逊总统私人代表赛勒斯·万斯先生不懈的宝贵的努力，以及由于两个邻邦对于这样一个对双方来说都是充满危险的局势所持的现实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态度，这次危机得以暂时避免。

37. 安全理事会这次召开的塞浦路斯问题会议，所以成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其原因即是这次会议的结果将决定我们是继续如秘书长所说的“从危机走向更深的危机，从危险走向更严重的危险”呢，还是安理会承担其职责，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持该岛的和平。

38. 过去六个月的事件，以及前几周的流血事件，已由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用他一贯的客观态度，向安理会做了详尽的报告，我无须再加重述，我国政府感谢秘书长和他干练的同事——联合国驻塞部队司令马托拉将军，以及他特派驻塞浦路斯的代表奥索里-

塔福尔先生——在这些困难的时里为解除该岛紧张局势所做的一切。我们也感激向联合国驻塞部队提供人员和各种便利的一切国家对于和平事业所做的贡献。

39. 秘书长的报告中对于十一月中旬多事的日子虽然作了准确的如实的叙述,但没有包含关于塞浦路斯两个土耳其族村庄遭受预谋的袭击的政治背景与动机的分析。那样做恐怕也不恰当。但是由我来再一次指出事件的根源却是适当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对基普里亚努外长提到要消除冲突的根源表示高兴。

40. 最近对于塞浦路斯两个村庄进行的暴力袭击,不过是真正疾病的一个表面症状,也不过是把该岛无情地推向灾难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真正的疾病乃是希腊-塞浦路斯统治集团谋求意诺西斯——用一切手段,不论正当与否,把该岛并入希腊——的从未动摇过的决心。统治塞浦路斯的希腊族部分的搞政治的大主教,由于他足智多谋,甚至使那些最有识别力的观察家也相信下面一种说法,大主教对意诺西斯事业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他希望维持这个岛屿共和国的独立。那些诚恳希望该岛保持独立的国家和政治家们,太轻易地相信,要求意诺西斯的愿望已趋减弱。他们不是忽视了,就是容易趋于忽视马卡利奥斯大主教,这位教会的亲王,在圣三一教堂所立下的要为意诺西斯事业永远尽力的庄严誓言。这个誓言两年以前还在希腊东正教会重新做出。更不用说刚在去年六月塞浦路斯议会上,希腊族议员们一致决议要毫不放松地从事意诺西斯的事业。

41. 为希腊-塞浦路斯行政机构的国际阴谋助了一臂之力的这类国家和政治家们,也许在无意中为实现他们所憎恶的事业效了劳。

42. 上月发生袭击两个土耳其族村庄的事件,是有计划走向意诺西斯道路上的一个精心策划的、预谋的步骤。如果安理会不能有效地防止再发生这类事件,那么要求意诺西斯的狂热冲动就会一再发作,其目的是要削弱共和国中受围困但不屈服的土耳其族公民的抗拒意志。

43. 把袭击艾欧-提奥杜罗斯或科斐诺事件的责

任,说成是一位容易冲动的将军一时冲动的行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希腊-塞浦路斯行政机构完全卷进里面去了,因为他们也赞助了这次袭击。那个有关的将军已经离开该岛,但安理会应当知道他所谋求的事业,也就是那场把我们带到灾难边缘的斗争,并没有随他的离开而消失。现在要由安理会采取措施,防止这种叫做扩张领土的国际罪行的重演。

44. 自从最近危机开始以后,我国政府始终抱着谋求该岛和平的最终目的以及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希望,进行活动。我们设想这一行动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显然是必须立即从岛上撤退那些渗透到那里去而超出希腊和土耳其派遣部队名额的外国军队,这两个部队是根据有效的国际条约驻在那里的,除非商妥一个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规定他们仍将留驻那里。可喜的是这一阶段,现在已在实现的过程中。

45. 第二阶段必须是给岛上带来真正和平的和正常的状态,违犯该岛宪法想用武力来压服土耳其族居民而集结的非法军队,必须解散并解除武装。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必然需要使联合国驻塞部队起更积极的作用。这第二阶段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安理会在决议中可能愿意发出的建设性指示。

46. 当有关各方——所有一切方面,包含土耳其族居民在内——在和平状况下,在没有任何强加政治观点的企图的情况下,在联合国提供的机构内,或别种机构内,进行谈判,取得一致同意的和平解决办法的时候,就是最后阶段到来的时候。

47. 因此安理会这次会议对于实现第二阶段,即取得岛上和平的阶段,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48. 安理会不得不面对这一不快的事实,即自从一九六四年三月在塞浦路斯设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来,虽然它能够防止逐步升级变成一场大屠杀,并积极谋求恢复正常状态,但是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每次受到驱使而发动进攻时,它没有能够防止他们所进行的重大武装侵略。可悲的是,最近两个土耳其族村庄受到袭击,牺牲了土耳其族居民二十九条性命,包括妇女和儿童,如果联合国驻塞部队具有必要的权力,这次事件确实是可以防止的。怎样能够防止呢?

49. 首先，至少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想必记得，最初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曾向安理会提出过，现在我再一次提出，照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规定，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使命赋予它的权限，比它自己决定运用的权限大得多。一个明显的适当例子是外国军队和重武器非法运入该岛。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号召“塞浦路斯各族居民及其领导人行事要有极大的克制”，这当然并不是要其中的一个族的居民引入外国占领军驻在它的土地上，或从外国购买大规模破坏的武器用来反对另外一族居民。另外，根据“防止战事重演”的使命，我们认为，正如我当时向安理会所提出的，联合国驻塞部队有责任防止运入注定要用来从事这种战事的武器。每当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袭击土耳其族居民时，例如最近的一些事件，都用了这种重武器，这样就一再揭破他们所说运入这种武器是为了防止外来进攻的借口。甚至在最近的事件中，联合国驻塞部队一定知道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大规模的军事准备，明显是要来对付两个土耳其族村庄的，但他们未能把这种准备的消息告诉塞浦路斯-土耳其人，使他们得以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求援。不把这种消息告诉他们的理由是，那样做会把塞浦路斯政府军事情报泄露出去。联合国驻塞部队不但不去阻止把杀人武器运到岛上来，而且甚至以同样的理由，不愿向安全理事会报告。

50. 所以这样执行维持和平部队的使命，是由于对主权概念作了一种严格的解释。正如以前几次我向安理会提出的，有一点应该弄清楚：如果一个政府感觉需要有一支维持和平部队驻在本国土地上，并请求这样一支部队，那个政府便是自愿地、而且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自己的主权，因为这个政府不能再采取任何使那支部队不能维持和平的行动。当你的孩子们在你的花园里动刀子斗殴时，你请来警察制止斗殴，那你就不能要求他不使用他的棍子，或不要踩你的花坛。这种狭隘的观念把我们一再带到大屠杀的边缘，而且一定还会把我们带到那里去。

51. 一项严重的责任落到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行政机构的肩上，这个行政机构不仅要为它过去的错误行动负责，而且要为它在未来关键性的几个月里，甚至几个星期要奉行的政策负责。如果它坚持向意诺

西斯的道路顽固地前进，如果它继续以主权为名作为犯罪的袭击辩解，如果它继续企图撕毁由它的总统和副总统以塞浦路斯人民的名义庄重地、自愿地签署的有效的国际条约，为了把它的政治观念强加与人而使用暴力，如果它拒绝和平地着手解除非法匪帮的武装——后者有可能再次被用做政策工具——毫无疑问，我们便会再一次面临新的危机，或更多的危机。这样的一个危机不会是由于土耳其人可能做的事情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行政机构的顽固不化的态度。该行政机构从来没有——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把安理会多次提出的要求采取温和和克制态度的号召放在心上。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希腊政府象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所规定的那样，采取和平解决和协商解决的途径，则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职责就能明确地规定。

52. 关于这支部队的职责，下面例举几点，或许可供安理会考虑：

(1) 这支部队过去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今后也永远不能成为陷于塞浦路斯民族纠纷的两方的任何一方的工具，无论这一方叫做什么，叫塞浦路斯政府也好，叫土耳其族居民也好。

(2) 应该正式地训令和准许这支部队监视任何武器运入或运出该岛，并向秘书长，也就是向安理会报告。不可能设想，这支部队在该岛集结武器的问题上能够躲在保密的纱幕后有效地执行维持和平的职责的。

(3) 如有任何军队集中起来显然企图攻击另一族居民，如艾欧-提奥杜罗斯事件，这支部队应该能够立即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4) 应训令这支部队进行视察和监督凡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后在岛上非法组织的一切部队，按商定的时间表解除其武装，并保管缴下来的武器。

(5) 这支部队应有进入岛上一切地区的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阻拦。

(6) 这支部队应保证所有道路上的一切公民的安全与自由。



(7) 必须有明确的谅解,在解除非法武装之前或之后,都不打算——我重复一遍——都不打算以这支部队在希腊-塞浦路斯行政机构或土耳其居民各自管辖区域内取代它们的权威,不打算要它来执行国际警察部队任务,而是用它防止发生民族纠纷和防止为民族纠纷进行准备活动。解除非法武装以后,两族居民显然都要继续维持在其控制下的地区的法律秩序,直到商定和平解决办法,对共和国全境能行使权力的合法政府在共和国恢复为止。

53. 我们认为上述各点是必须要求联合国驻塞部队执行的最低限度职责,要求的方式可以通过对它的现有使命作一明确的澄清,或者是,由有关各方根据安理会的明确要求,甚至在必要时经秘书长斡旋,而达成协议,赋予这支部队更加广泛的新职责。

54. 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受狭隘观念牵制,除了维持一种越来越有爆炸性的现状外,是不能有所作为的,甚至可能由于给人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反而永久推迟最终的和平解决。

55. 我认为,在这次关系重大的会议中,安理会必须正视它的责任。如果安理会想回避问题,匆促地做出一个决议,而有关方面可以象过去发生的那样——可惜,是太经常了——按着自己的意愿加以解释,而且这个决议等于是给它们一个许可证,使它们可以用自己选定的手段继续争斗,那么,毫无疑问,这就会给新的更严重的危机奠下基础。

56. 我迫切地呼吁安理会正视问题,不仅是为有效的维持和平,而且是为诚意地自愿地缔造和平准备条件。

57. **主席:** 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58.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 安理会现在要讨论秘书长十二月八日的报告[S/8286]。在这个文件所提出的问题中,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使命的问题。

59. 秘书长注意到塞浦路斯的情况仍是不稳定的。他说,延长紧急部队的使命是维持塞浦路斯和平必须采取的明显的一步,并建议把使命再延长六个月或三个月的期限。

60. 秘书长掌握了局势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对于防止爆发武装冲突做了极大的贡献。我代表希腊政府表示感谢,并向副秘书长罗尔兹-贝内特先生表示感谢,他为解决危机所做的贡献,希腊人民深为感激。

61.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述的塞浦路斯当前局势,并且鉴于根据这种局势做出的建议,希腊政府显然只能希望维持和平部队继续留在岛上,但是这支部队不是目的本身。派遣这支部队到塞浦路斯去是为了要协助恢复那个地方的和平并促进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

62. 最近我有机会向安理会报告,希腊政府为这一目的所做的努力。希腊听从了秘书长的呼吁,答应了联合国的要求。这样做使得希腊获得了道义上的权利,可以要求安理会填补该岛目前在防御外来进攻方面存在的不足;因为我们千万不能怀抱幻想,认为由于希腊部队的撤出,对塞浦路斯的威胁就奇迹般的消失了。这一威胁早在这些部队派去岛上之前就存在了,而且事实上正是派去这些部队的原因。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塞浦路斯就生存在被侵略的威胁之中。那个日子就是土耳其武装部队第一次发动进攻的日子。塞浦路斯的领海经常出现土耳其舰队,塞浦路斯的领空经常出现土耳其飞机,一九六四年八月塞浦路斯受到炮击,因为它缺少有效的国际保护,才向希腊求助。如果塞浦路斯当初得到了这种保护,它就无需向希腊求援了。

63. 我让安理会各位代表自己来考虑这一点,谴责罪有应得的人。我们现在所要求于安理会的,就是它不应当重犯过去的错误,它今天应当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便明天我们不需要来悲叹既成事实。

64. 到一定时候,我国代表团将向安理会建议我们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当前我仅仅提请注意继续在塞浦路斯头上的严重威胁,并指出在希腊对于这个呼吁做出积极反应之后,联合国应采取的途径。

65. 在安理会的协助下,秘书长报告中含有的某些因素可能促使我们开始进行建设性的共同努力,而不是一再遭到反复发生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尖锐、危险。在报告的第七部分,标题为“观察”,秘书长根据他对这一复杂问题的丰富经验,列出三项主要意

见：(1) 迅速撤出希腊和土耳其超出他们各自派遣名额的军队，除联合国部队外，最终撤出所有非塞浦路斯的武装部队；(2) 在联合国监督下，积极进行塞浦路斯的非军事化，并拟定为保障塞浦路斯人民内部安全的实际可行措施；(3) 寻求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积极步骤。为了这个目的，秘书长愿意和安理会向有关各方提供斡旋。

66. 在这里，我们有了充分的广阔的行动范围，使我们得以朝着正确方向采取积极步骤。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是要考虑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做出能巩固那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安排。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善意。在此我愿意提出保证，希腊方面将积极支持这种努力。我愿意表示这样的希望：我们心中都抱有同样的目标。

67. 我曾把这个希望写在书面上，因此刚才听到土耳其代表的发言，使我非常失望；我之所以失望，是由于他的发言的调子，也是由于他的发言的内容。埃拉尔普先生又回到了我们从他嘴上听惯了的老调，即意诺西斯老调。他坚持那个论点，因那个论点对他有利。自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以来我已回答了多次，现在我只是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做为回答：为了解决问题，土耳其有什么建议？埃拉尔普先生从来没有向安理会解释过这一点。是不是就是土耳其领导人建议在色雷斯半岛做的那样，那就是废除塞浦路斯国家，而由希腊与土耳其瓜分该岛吗？我希望埃拉尔普先生回答这个问题。

68. 当前我们可能进入在秘书长主持下举行的协商的某一阶段：那就是讨论联合国部队可能延长任命的阶段。我想，在我们谈判以前，我们应当准备胸无成见地进行谈判。几分钟以前，你们都听到埃拉尔普先生说话断断续续的调子，一边在计数；还没有数到十，受害者一定会吓昏在地，需要埃拉尔普先生赶紧打扇来救活他。

69. 我亲爱的同事，这不是对待谈判应该采取的精神，因为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最后通牒方式来进行谈判，谈判注定会立即失败的。我希望情况不是这样，我希望到了一定时候，我们都能够更加胸无成见地对待这个问题，看看有什么是能够做的，有什么是不能

够做的。最后，我不能不提到土耳其代表的发言，他的发言差不多每句话都使人担心我们刚刚经过的危机气氛有恢复的危险。

70.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做答辩发言。

71.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请求发言，是为了尽快回答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我的希腊同事问我对于塞浦路斯问题有没有建议要提。我认为，这里不是我们讨论他这个问题的是非的场合。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谋求岛上和平的可能性问题，他这个问题的是非——问题的实质——曾在别处讨论过，我希望还有别的机会讨论他这个问题的是非。

72. 至于我的希腊同事提到两个政府间举行的谈判，关于那些谈判的内容，他显然比我知道得多。据我所知，提出把这个岛并入希腊，另外给土耳其一些补偿，这是希腊政府提出的。据我所知，土耳其政府始终坚持塞浦路斯岛必须保持独立这个基础。

73. 现在有人指责我，列举了一些我认为可以有助于安理会考虑的问题，即一到七各点。又指责我在谈判中用了“最后通牒式”的调子。据我现在的理解，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进行谈判；我们是作为有关各方面，到这里来向安理会提出我们认为解决当前危机应该采用的办法。而我提出供安理会考虑的一到七各点，据我们理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益的办法。我没有为有关方面规定谈判的条件和项目。

74. 我现在既有机会发言，如果安理会再容我五分钟时间，我不妨提一下基普里亚努外长说的一些话。简单地来说，他说在干涉的威胁下是不可能富有成效地进行谈判的。我愿意指出，我们认为，在武力威胁下是永远不可能富有成效地进行谈判的。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没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因为岛上的一方，受苦最大的有主要关系的一方，经常受到被歼灭的威胁。

75. 他也谈到从塞浦路斯撤退土耳其和希腊军队做为第一步。我们也认为这是有建设性的第一步，但这一步应当是朝着从岛上撤除一切暴力手段、撤除把一方的政治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一切手段的方向迈去的一步，也就是撤除一九六三年后组织的非法的部

队。我们当然不会把这看做是帮助一方片面抛弃条约义务的第一步。

76. 基普里亚努外长讲得十分清楚,他是为塞浦路斯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保证。我多次向安理会讲清楚,对塞浦路斯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唯一危险不是来自土耳其,而是来自拚命鼓吹的意诺西斯运动。在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统治集团中间,这种要抛弃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主权而并入希腊的决心,仍然十分强烈。虽然分阶段撤出为了实现这一野心而从希腊运来的占领军,可能改变了立即实现意诺西斯的前景;尽管如此,一心一意要想打垮土耳其族居民意志而备有重武器的所谓国民自卫队一万四千人仍是实现意诺西斯的一种工具。

77. 如果塞浦路斯今天仍然能保持独立,那不是因为希腊政府希望如此,也不是由于联合国派了维持和平部队,而只是由于土耳其决心阻止对塞浦路斯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塞浦路斯独立的唯一保证是土耳其决心维护它要保卫该共和国独立的庄严的条约义务。

78. 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保证要联合国提供——我们要求它提供。这些保证是:联合国驻塞部队要有效地执行职责,以便做到使类似最近的事件的那种犯罪行为不再发生,并使有问题的一方得不到实施这种侵略的手段。

79. 在提到最终从塞浦路斯撤出一切非塞浦路斯军队时,又提出了岛上希腊和土耳其的派遣部队问题。基普里亚努外长要求驻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派遣部队,按照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的保证条约撤退。如果他的意思是那样,那么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显然我国政府都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建议会打击庄严国际条约有效性的基础,我相信安理会是无意那样做的。

80. 我怀疑安理会任何哪一位代表能认为,联合国任何那一个机构有权凌驾于庄严地自愿地商定的和承担的国际权利与义务之上,或宣布其无效。当然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条约条文任何时候都不能重新商讨或修改,但是这种商讨与修改,只能在同样是自由地商谈、并一致同意的新的国际协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81. 除了这些有效的法律考虑以外,我坦率地说,我们看不到撤走这六百五十人的土耳其派遣部队,怎样能促进岛上的和平状况。这支部队在过去纷乱的四年里并没有开过一次枪。

82.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求使用答辩权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但是我希望在他答辩后,想运用答辩权发言的代表,推迟提出要求,等待我们按发言名单请各代表都发言以后,再提出请求。

83.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我尽量使我的发言简短一些。有些事情可能恶化大厅里的气氛,我就不去提了。有些指责可以在秘书长关于最近事件和最近危机报告中很容易地找到答复,我也不去回答了。

84. 我们发言是,我们用的是“讨论”这个词儿;土耳其代表用的却是“应当”。我想这两个词儿突出地表示出来对待问题的态度。我们怎样对待局势?我们说过,我们准备讨论秘书长的呼吁的内容和其他有关问题,以及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甚至包括内政的问题。但是土耳其代表却说什么“这应当由联合国驻塞部队来做”,“这个部队的使命应当扩大”,“这应当由联合国部队去做”,如此等等。

85.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在塞浦路斯最近事件中所发现的与政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关系。他说,对两个村庄的袭击是由于意诺西斯的主张。然后,他又说,土耳其是高举塞浦路斯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旗帜的,可是这三个高尚的原则在他自己的发言中从头至尾遭到了最恶劣的破坏,简单分析一下他的发言,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我们同意消除塞浦路斯冲突和摩擦的原因,但两支派遣部队”——这里他又代表希腊在发言了——“要留在塞浦路斯”。可是,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就有要求撤出这两支部队的呼吁。

86. 我们不要对条约进行拘泥法律的辩论。如果他希望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是究竟是和平事业重要,还是一个颇可存疑的拘泥法律的论点重要?对于那种论点,如果愿意的话,是满可以持保留态度的。那就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争论的所在。

87. 现在我们且来谈一谈意诺西斯问题。我不想深入谈这个问题的实质,但是希腊代表提出的问题,确

实需要回答。我还能另外加上一个问题。如果土耳其说，它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为什么它反对这些原则得到一项国际保证，而不仅是土耳其的保证呢？为什么反对有一项排除任何外来干涉的可能性的国际保证呢？他讲到保证条约时说，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派遣部队是根据那个条约驻在那里的。首先指出，那支派遣部队驻在塞浦路斯不是根据那个条约，而是根据联盟条约，那个条约的目的是保卫塞浦路斯不受外来进攻，现在塞浦路斯不需要那个联盟了。我们不需要一个联盟。我们需要国际组织用最有效的方式作出不受外来威胁的保证。甚至在土耳其看来，问题之所在就是，土耳其是塞浦路斯的保护者，但是塞浦路斯不要这个保护者。问题就是那么简单。关于土耳其代表自称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支持的那些原则，我们愿意得到联合国的保护和安理会的保护。

88. 土耳其代表的通篇发言，都是用下列口吻讲的——我没有他发言的文本，我无法准确引用他的原话，不过这是我得的印象——“如果不做这些事，或者如果做那些事，那么我们就遇到新的危机。”我们这里是来促成新危机吗？我们这里是来为新危机奠下基础呢，还是要消除现存危机的根源呢？

89. 土耳其代表说，“这几点是我们的意见：国内裁军，扩大联合国部队的使命”，但没有外来保证，也不撤退两国派遣部队。我们认为国内裁军是应该的，但要撤退两国派遣部队，并取得外来保证。

90. 是不是想要消除占少数地位的土耳其族中一部分人的恐惧，可疑的恐惧——我坚持认为这是“可疑的恐惧”，我十分愿意充分辩论这一点——而把整个塞浦路斯的恐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关于可能受外来进攻的恐惧，弃而不顾呢？难道这是对和平做出贡献吗？

91. 可是我们说过，我们愿意讨论一切问题，我们愿意利用秘书长的斡旋。我们大家都有过不止一次的这样机会——我很高兴说，在这一点上是有一致意见的——对秘书长的深切关心和客观态度，对他在这里与在塞浦路斯的同事的深切关心和客观态度表示感激。让我们利用他的斡旋，讨论所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要事先强加条件。

92. 我们提出的不过是我们看待形势的态度的构思根据，看有相互关系的问题时的方式，以及我们设想讨论这些问题应有的方式。但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策略，这种在威胁与最后通牒下进行的谈判的做法，会从地中海地区带到安理会上来。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我真感到意外。我们准备在联合国范围内，特别是在秘书长的斡旋下——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讨论一切与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系的事情，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且本着对任何意见都不抱成见的精神，怀着诚意和善意来进行讨论。但是不能希望我们会由于国力弱而同意在威胁之下进行谈判。

93.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的决定，我现在请欧里克先生在议席上就座，以便发言。

应主席邀请，欧里克先生在议席上就座。

94. **欧里克先生：**主席先生，我感激你和安理会各位代表给我这一机会在你们面前发言，陈述在旷日持久的塞浦路斯问题中主要受害的一方的意见。这一方就是土耳其族居民，他们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来，面对有组织的武装进攻、其他暴力手段与经济战，被迫进行了一切自卫和求生存的斗争。

95. 在过去四年里，由于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在国内坚持实行暴力和使用武力的政策，而在国外又进行广泛宣传，企图歪曲事实，利用某些一般性的原则，遮掩他们的暴行，遮掩他们漠视根据条约承担的义务、漠视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决议，使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受害者。

96. 由于国际新闻界的公正报道和联合国部队的驻在塞浦路斯——尽管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政权强加给他们的不利条件——全世界才明了塞浦路斯问题的赤裸裸的真正性质。最近塞浦路斯事件，达到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政权一贯使用武力和暴行倾向的最高峰，是整个问题的一个典型实例。因此我不想占用各位代表的时间去叙述过去类似事件的细节了，自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来，这些事件每隔一定时间就会重演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残暴，更加肆无忌惮。

97. 每次事件都使犯这些卑怯罪行的人相信或

设想，他们无论怎样做都可以逃脱罪责，坐收侵略的利益。每次危机事件过后，有更多的土耳其族人死亡，更多的土耳其族人的家屋被毁掉，更多的土耳其族儿童与家属因丧失亲人而悲伤哭泣。反之侵略者逃脱了任何谴责，他们往往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用武力和暴行取得的既成事实的地位，因此在协商寻求解决办法上，就更加一步不让了。

98. 这种事态和这种心理，在我们看来就是对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活动的主要威胁，而且有在更大、更凶恶的规模上威胁和平之势。在最近这一次残暴袭击艾欧-提奥杜罗斯和科斐诺村庄事件后，粗略看一下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报纸，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所有希腊文报纸都把在这些村庄对土耳其族的屠杀、掠夺、放火、抢劫等不法行为，做为胜利事迹登载出来，并刊载大幅照片，可以看到一些武装的希腊匪徒在兴高采烈地进行袭击行动。有些报纸甚至批评因受土耳其警告而从这两个村庄撤退希腊占领军的行动，并想把这种撤退归咎于希腊政府，同时赞扬马卡里斯总统，因为，据这些报纸说，他拒绝下令立即撤退。另一方面，外交界人士听到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中某些显要人物用得意洋洋的姿态说，这种方式的行动是待塞浦路斯问题的正确方法。

99. 这种心理状态，据我们的浅见，就是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样下去，不仅危及塞浦路斯及其周围的和平，而且是对安全理事会谋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的狂妄挑衅。这也是过去四年来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居民生命财产的非常现实的直接威胁，正象岛上最近危机重新表现出来的那样。除非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这种威胁，并创造塞浦路斯真正和平的条件，否则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是白费的。

100. 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恰好又处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旬我们所处的地位，除非实施这些有效的措施。

101. 为了不发生误解，我请求安理会允许我更详细地陈述这一点，因为我相信，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考虑任何具体局势的赤裸裸的真正事实，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那些事实，或者那些事实是否符合你的幻想

或观点。首先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塞浦路斯是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住的一个小地方，他们是两个民族伸展到这个岛上来的。过去一世纪左右的时期里使塞浦路斯人民分裂的主要原因，一直是希腊王国长期以来想把塞浦路斯并入它的领土的野心，以便扩张其边界到“北非海岸”，或者，如当时希腊首相帕潘德里奥先生宣称的，“实现亚历山大大王的梦想”。

102. 土耳其方面，一直反对这种主张，因为考虑到以前不幸落到希腊人统治手中的土耳其族居民命运，诸如住在克里特岛和多得卡尼斯群岛的土耳其人。克里特的土耳其人已经绝种，多得卡尼斯群岛的土耳其人也快要绝种了。这种前途的不同，再加上两个民族在社会、文化、语言、宗教事务方面的自然区别，就引起纠纷，甚至公开的暴乱，这种纠纷和暴乱，与鼓励意诺西斯的程度有联系，后者是自从英国殖民政权结束后创造出来的。这种纠纷和暴乱也与希腊族塞浦路斯居民中的一派企图用武力在塞浦路斯实行意诺西斯——与希腊殖民统治有联系，而且也与土耳其族居民拒绝这样被希腊殖民地化有联系。岛上的这种局势已经发展成为民族间的内战，几乎把希腊与土耳其拖入一场武装冲突。幸而，当时理智胜过了感情，政治家风度胜过了自私野心，由于有关各方的相互协议，找到了两个民族共处的最低限度的基础。

103. 土耳其族居民对当前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表示同意，主要考虑的是，要保证他们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不受希腊族居民的袭击或袭击威胁，而后者倚仗人数众多，曾公开宣称要用武力把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意图。因此，必须拟定某种安排，不仅要保证土耳其族居民的和平与安全，因为土耳其族居民是争论的当事者中的弱者，有鉴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公开持敌对政策，需要这种保证，而且要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它们也同样受希腊并吞塞浦路斯政策的威胁。

104. 因此有关各方，包括塞浦路斯的两族居民，必须商定特别条约，而共和国的宪法也必须承认这些现实。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要考虑的主要现实是，由于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过去提出的意诺西斯要求，而且宣布过要实现这一要求的意图，使塞浦路斯十分

缺少一种强烈的社会整体意识。而随着这种意识而来的则是这样一种默契：“导致人民分裂的问题不如导致人民团结的问题重要。”

105. 因此必须拟定一种制度使两族居民分裂的问题能相互受到制约，以期能最终抛弃导致分裂的主要问题——即意诺西斯，从而为两族居民创造民族国家意识，在善意和相互信任中合作铺平道路。

106. 但是宪法中包含的这些必要的概念，被希腊族人扼杀于萌芽中，希腊族人在共和国一经取得独立地位后即开始鼓吹意诺西斯。因此笼罩在塞浦路斯蓝天中的意诺西斯乌云，破坏了必要的相互信任和善意的气氛。宪法是在联合国内外经过长期谈判与艰苦的外交活动的产物，但因希腊族人的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成功的机会。

107. 独立后不久就可以看出来希腊族领导人事实上虽然不再为条约和宪法进行争执，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滥用塞浦路斯的独立地位和联合国会员国身分做为实现意诺西斯的工具。当独立初期，希腊族领导人企图用政治压力和违犯宪法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土耳其族居民。当他们这样做没有成功时，他们就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极其凶残的方式，对土耳其族人发动预谋的、有组织的武装袭击，希腊-塞浦路斯武装部队袭击土耳其族人时的头目卡拉扬尼斯将军是一个从希腊来的雇佣军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土耳其族人反对宪法修正案时，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实行了他的计划，希腊族人的袭击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开始”。

108. 随后的四年，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来说，是死亡、毁灭、担惊受怕、剥夺一切生计、苦难、有时甚至要挨饿的四年。由于联合国驻在塞浦路斯的现场官员的公正报告以及秘书长给安理会的几次报告，全世界才开始知道了，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我无须在这里详加叙述。值得注意的是，当塞浦路斯的希腊族领导人，为了要实现他们瓦解塞浦路斯的独立的凶恶的目的，与希腊政府勾结，决定采用武力和暴行的手段的时候，他们必须做到两件事情：第一，要准备一个诡计，以便对土耳其族居民施加非人道虐待，剥夺他们宪法上的权利；第二，使

保证和联盟条约失效，而这一条约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态发展的。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所有政府机构、港口、机场及政府其他资源都用武力夺取过来，在人面前把土耳其族人说成是叛乱分子，同时在国际舞台发出假警报，指控土耳其危及和威胁塞浦路斯领土完整。

109. 在这种伪装背后，想把意诺西斯放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而不顾安全理事会已承担了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纠纷的问题，并派维持和平部队驻在塞浦路斯。希腊人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就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鼻子底下，在塞浦路斯着手组织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这样就使在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控制下的地区，事实上处于希腊的军事占领之下。这些军事行动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军火库，与此同时，希腊-塞浦路斯领导人着手准备一系列既成事实，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做为一个塞浦路斯“政府”，篡夺国家的一切权力，目的要凭借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中出现的“塞浦路斯政府”一名词，使联合国驻塞部队成为希腊政府在执行法律的借口下屈服与消灭土耳其族人的工具。

110. 联合国驻塞部队一经在塞浦路斯开始行动，抱着这种目的的希腊族领导人开始把宪法一页一页地撕毁了，所用方法极其隐蔽狡猾，因而，它们没有受到国际范围内的抗议。希腊族居民的领导人这种险恶的野心，甚至在联合国驻塞部队开始执行任务之前就已经明显了。

111.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通过后不久，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就宣称他们是塞浦路斯唯一政府，并借口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在塞浦路斯全国开始武装袭击土耳其族人的一个运动。在那些袭击中最严重的一件发生在克蒂马，不顾他们早先向联合国观察员吉雅尼将军作出的遵守停火的保证。在泰利里亚区和加齐夫兰发生了同样的袭击。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巴尔的摩太阳报有一个公正的观察员写道：“克蒂马的战斗似乎是要表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现在是岛上的主宰”。

112. 联合国驻塞部队，只有在土耳其族居民发出呼声后，只有在土耳其政府提出警告说在塞浦路斯

的土耳其族居民被消灭的时候不能期待它坐视不救之后，才进行活动。

113. 我现在就要对当前局势作一下严密的分析，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又回到了四年前开始的地方，并且可以看出，那些不关心维持和平，对于联合国当局及友好国家的真诚努力并不领情的人，正在采用同样的虚妄论点，同样的政治口号，同样的胡乱攻击，为就地实现真正和平条件制造障碍。从这种态度所能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塞浦路斯的希腊方面还没准备放弃它用武力解决塞浦路斯的众所周知的企图。

114. 这就是为什么在几分钟以前我不得不，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再一次面对着同样的危机，虽然我的话听起来可能有些悲观。我完全同意不能孤立地看当前塞浦路斯事件的这种观点。正如秘书长报告〔S/5679第3段〕<sup>2</sup>所指出的，一九六四年四月在艾欧-提奥杜罗斯发生对土耳其族人的第一次袭击，是当大队希腊-塞浦路斯部队进入这个地区的牵制行动。那次袭击是土耳其族人在基里尼亚山脉受攻击时的牵制行动，联合国驻塞部队司令吉雅尼将军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正式公报中说，在基里尼亚山脉的那次袭击完全出于联合国驻塞部队的意料。从那以后，格里瓦斯将军的眼睛就盯住这个地区，寻求借口想用武力占领那个地方。一九六七年一月突然以一个路牌被更换为借口，他派遣一营由希腊军官率领的国民自卫队到那个地区来，占领科斐诺村周围的制高点，咄咄逼人地威胁那个地方的土耳其族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秘书长报告，S/7969号文件第60段<sup>3</sup>证明了这一点。

115. 土耳其族方面的领导既知道迫近的行动计划，不得不通过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用S/7713号文件，<sup>4</sup>把这个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116. 联合国驻塞部队努力想使希腊侵略军从那个地区撤出去，没有获得积极的成果，那个地区的紧张

局势继续升级。秘书长的报告〔S/7969〕再一次证明这一点，其中第60段如下：

“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又一根源是由于国民自卫队的留驻，联合国驻塞部队仍然相信，如果国民自卫队在联合国驻塞部队提出撤出建议时当即撤出，则联合国部队要实现恢复该地区的平静并保证公路自由通行的任务就大为方便。”

117. 一九六七年四月同一个部队，未受任何挑衅，即用重武器和装甲车，袭击同一个地区的土耳其族村庄马里达四小时左右。联合国驻塞部队无法劝解希腊族人停火，因为联合国驻塞部队不准到马里地区去。

118. 马里事件后不久，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十三日，国民自卫队从阿尔特米斯大道包围了土耳其族居住区拉纳卡，并开始修筑新的工事，距离土耳其族人的住房约二十呎，带有极大的威胁性。想要希腊军队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军队从新修的侵略阵地撤除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这在S/7969号文件第68、69、72各段中以及最近的报告S/8286号文件第53段中可得到证明。相反，国民自卫队不顾联合国的努力，继续巩固他们新修的威胁人的阵地。

119. 八月间，希腊族恐怖分子，在同一地区，在阿拉米诺村与莱夫卡村之间对土耳其族人大搞地雷阵的袭击。在这样的一次袭击中，五个土耳其族人被残杀了——一个男人，两个青年，两个五岁和七岁的儿童，另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受重伤，眼睛瞎了。

120. 八月十九日有两个土耳其族人驾驶的一部民用汽车中地雷，司机丧失了右腿，乘客的眼睛受重伤，瞎了一只。正当调查这些罪行的时候，在距离有二百码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触雷，那是一个土耳其族人在水井边提起水桶来取水的时候在水桶下发现的。幸运的是，他扑倒在地上未遭伤亡。

121. 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证实了我们的论断：组织这些袭击的目的是要加剧这个地方的紧张局势；关于这一方面，S/8286号文件第70段说：

“因此，联合国驻塞部队虽然没有能够找到犯罪者，但认为这些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袭击，

<sup>2</sup>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六月份补编。

<sup>3</sup>同上，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月、六月份补编。

<sup>4</sup>同上，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



策划者是能够弄到先进有效的机械装置的人。如果犯这些罪行的恐怖分子得不到某些组织的支持或至少是掩护，这些罪行是不可能干出来的。目的看来很明显：在岛上最麻烦的一个地区保持紧张局势。”

122. 秘书长所提到的组织就是国民自卫队，后来在他们袭击科斐诺村事件时，这一点暴露出来了。他们在撤退以前，放了一些触雷来杀伤更多的土耳其族人，有的放在人家的电话机里，有的甚至放在土耳其族人的尸体下面。幸而经联合国人员及时发现了。

123. 根据秘书长报告第26、28、31段，直到十一月第一周，重武器和战争物资，包括新运来的装甲车等，继续经布哈兹涌入，完全违反安理会的决议和秘书长的警告。秘书长一再说明，把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运入塞浦路斯，是联合国驻塞部队执行职责所关切的事情，但是对这些话都充耳不闻，无人敢问这些在危机时期打扮成和平天使的大人先生们，他们继续把塞浦路斯变成一个武器库的目的是什么。把这种准备说成是为了维护塞浦路斯领土完整抵御侵略，凡属诚实的人都不会接受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的。他们清楚地知道，除了当联合国驻塞部队不能有效地执行任务时，或者土耳其族居民濒临被希腊部队和希腊-塞浦路斯部队完全消灭的边缘时的几次以外，土耳其从未想在塞浦路斯进行干预。

124. 军事活动的加紧进行表明在塞浦路斯的微弱和平有可能马上遭到破坏。与此同时，鼓吹意诺西斯的宣传也更加露骨了。

125.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众议院希腊族议员在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议员参加下，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说：“他们不会停止在全体希腊人支持下正在进行的斗争，除非到斗争胜利结束，到塞浦路斯完整地、不加分割地与祖国合并，没有任何中间阶段”。

126. 土耳其族领导人对这一侵犯共和国主权的新行动提出的抗议，由共和国副总统于七月三日〔S/8028〕<sup>5</sup> 提请安理会注意。文件中声明，“鉴于众议院希腊族议员所通过的决议”——那是违反第一八六（一

九六四）号决议的，也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本身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一致意见是，期待希腊族人会同意用和平协商办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是徒劳的”。

127.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众议院同一批希腊族议员打算通过一项法律，批准从希腊征募非共和国公民的官兵参加所谓国民自卫队。要通过这项法律的明显意图是要把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占领军与国民自卫队合并起来，而国民自卫队明白宣布的目标是用武力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国民自卫队的成员，按秘书长在S/7969号文件第14与19段中所说，都是宣誓效忠于希腊国王的而不是效忠于塞浦路斯当局的。

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的法律，是七月十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二三九（一九六七）号决议谴责任何国家派遣雇佣兵——就是用钱雇的兵——到别的国家去之后一日在塞浦路斯通过的。文件所指的那一国家就是刚果。塞浦路斯那些用钱雇来的希腊兵士，我们已经看到，在国民自卫队的旗帜下对土耳其族人进行武装袭击，这与刚果的雇佣兵又有什么差别呢？

129. 次日——那就是七月十二日——我的同事基普里亚努先生向伦敦出版的民主报宣称：

“塞浦路斯人民的斗争目的一直是争取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意诺西斯，过去与英国殖民主义斗争的目的是合并。今天斗争的目的也是合并。”

130. 希腊-塞浦路斯劳工部长帕帕多普洛斯先生在希腊-塞浦路斯新闻局作为一个官方文件公布的一项声明中，进一步发挥基普里亚努先生这句颇能说明问题的话，我现在引述如下：

“对我们来说，自由不过意味着这一希腊文化的南部前哨与民族实体的合并——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因为塞浦路斯太小，太微不足道了，因此不能在民族结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明——立国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外，发展它自己的民族意识。离开希腊，如果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我们将永远是非民族的，也许可以算是一个国家，但永远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民族实体的一部分。我们幅员之小使我们不可

<sup>5</sup>同上，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月、九月份补编。



能单独成为一个国家而不属于一个民族国家。大一些的国家可能作为非‘民族国家的’一个国家而存在，但塞浦路斯不能够。”

131. 那件声明的确是很说明问题的。我请代表们自己判断，上述声明有哪一点是同希腊-塞浦路斯代表在安理会这里虚伪地表示关心与担忧必须保护塞浦路斯国家主权的表示相符呢？塞浦路斯国家主权，用希腊-塞浦路斯代表自己的话来说，不过是希腊本身的国家主权。上述声明又有哪一点是同他们要想限制维持和平的努力的阴险企图相符呢？他们就是以国家主权这种表面看来无法驳倒的理论作为幌子来限制维持和平的努力的，只要这种理论适合他们推行暴力政策。

132. 一九六七年八、九、十这三个月间，这些谋求意诺西斯的紧张运动达到了最高峰，希腊军政府中几个著名人物和希腊宗教界领袖，从希腊来访问了塞浦路斯。

133. 首相府大臣帕帕多普洛斯上校，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访问塞浦路斯共和国时用极其挑衅和威胁的口气露骨地说：“我们大家所要求的就是意诺西斯，我们现在为之奋斗，并且将来也要继续为之奋斗的就是意诺西斯，因为只有意诺西斯才是唯一的、首要的、历史上可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134. 我请问帕帕多普洛斯上校是对谁威胁要继续进行斗争呢？出自希腊据有极负责地位的一个人之口的这一重大威胁，不是明显针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居民吗？希腊根据各项条约、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又将怎样呢？还是我们应该理解为帕帕多普洛斯上校是威胁要向塞浦路斯共和国开战？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于这种实际具体的干涉塞浦路斯事务的行为，我们的希腊同事们为什么不大声疾呼反对呢？

135. 随后又来了希腊的希腊教会头目黑罗尼姆斯大主教，他在九月二十一日发表正式谈话如下：

“今天蒙上帝祝福我第一次踏上我们英雄的伟大岛屿的神圣土地上，我确认只有一个民族团结存在，只有一个光荣，只有一个历史延续：光荣的永存的希腊。”

136. 这些声称塞浦路斯已经成为希腊的一部分的荒谬言论，终于成了新的行动计划的准备。

137. 一九六七年十月，当时的希腊副首相斯潘狄达基斯将军为了对土耳其族居民重新采取武力和暴行手段拟定详细的新的行动计划，访问了塞浦路斯。在准备了那些用心险恶的计划之后——关于这一点，我们手中掌握极可靠的情报——当时的希腊副首相斯潘狄达基斯将军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尼科西亚宣称：

“母亲希腊只盼望这样时刻的到来，届时她的女儿塞浦路斯投入她的怀抱——那就是说，意诺西斯的时刻。的确，除此以外别无解决办法。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演变。这就是事态发展的方向。”

138. 在这个谈话中，斯潘狄达基斯将军虽然暗示朝着意诺西斯方面发展的新动向，但是他非常谨慎——他作为推翻希腊民主政体的军政府的一员，倒的确理应如此——不泄露这种新动向的性质。但斯潘狄达基斯离开塞浦路斯后不久，帕帕多普洛斯先生，希腊-塞浦路斯的劳工部长却泄露了希腊-塞浦路斯行政机构新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是与希腊军政府联合准备的，称为“铁拳”政策。下面就是帕帕多普洛斯先生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尼科西亚说的话，我是从希腊-塞浦路斯新闻局那一天发布的正式新闻稿引述的：

“在希腊边境以外不会有塞浦路斯的自由……自由与意诺西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策略，斗争的方法可以随着情况转变而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意诺西斯，将是不变的……塞浦路斯的斗争一定会在塞浦路斯取得胜利。国家权力的存在和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对国家的完全控制成为我们手中最珍贵的手段……在斗争发展的这一阶段，只忍耐地等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胜利。我们必须用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相配合的办法，用政治安抚和军事实力相配合的办法，用考虑周密的和平运动与军事力量双管齐下的办法取得胜利。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139. 根据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军事力量，企图作

为新阶段来实施的这个行动配合计划，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格里瓦斯将军在利马索尔的声明所公开证实，当时他说，“如果希腊人不能实现意诺西斯，他们就要用刀剑来征服。”

140. 结果是，征服意诺西斯的过程，和往常一样，由格里瓦斯征服了科斐诺与艾欧-提奥杜洛斯开始。在那里他又一次穷凶极恶地怂恿他的希腊族塞浦路斯同胞对科斐诺村无辜的公民，包括妇幼老孺发泄他们的种族狂热。在那次占领中，他用了斯潘狄达基斯将军新从希腊送来的装甲车和各种各样的重型武器，诸如二十五门野战炮、两辆坦克、一〇五毫米和八十一毫米迫击炮、各类重机枪以及其他战争物资，这些战争物资是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蒙骗某些方面得来的，诡称那些武器只用来对付想象出来的外来威胁，尽管土耳其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和秘书长致安理会的报告中提出及时的警告。

141. 从一个希腊族塞浦路斯人部长口中以及我刚才所提到官方新闻机构发表出来的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现政权的官方政策声明，清楚地说明了一些与我们在塞浦路斯面临的问题有关的事情。第一，这一官方政策声明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企图蒙骗全世界，而且不无成功，他们在行动中违反一切人道原则，但是口头上还要显得他们是那些原则最热心的维护者，以便能够继续进行消灭土耳其族居民的活动。第二，它说明了为什么塞浦路斯问题过去四年来一直拖着，而土耳其族居民一直是受害者。第三，它说明了为什么秘书长不得不发出十二月三日的呼吁〔见S/8248/Add.6〕，为什么今天我们来这里开会。

142. 这一切都是从一个错误思想出发的，即认为导致塞浦路斯独立的各项条约、安理会的决议以及联合国每个会员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应负的义务和世界人权宣言，都可借口遵守某些原则，诸如主权原则等，加以践踏，实际上行动完全不顾主权原则。

143. 有些著名的法学家说过——这么说是有权威性的——现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不能够用表面上无法戳破的主权外衣掩盖起来，尽管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许多条文承认，甚至对待单独一个人也不能

够是，而且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内政问题。而塞浦路斯的特殊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从法律上和事实上说，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居民有其自身不可否认的存在和特性，而且享受那种法律地位有四个世纪了。既然如此，土耳其族居民在塞浦路斯的主权上有其既得权益和份额，过去四年里付出很大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来维护它。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要求承认他们是唯一能决定塞浦路斯主权问题的人，而事实上他们正式说过，他们关心那个主权不过是要滥用它做为瓦解这个国家的工具，强迫土耳其族人抛弃他们既得的权益，同时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企图利用这个庄严组织的帮助来实现那个险恶的计划。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要求和企图是不能再会被容许的，如果我们以和平的利益为重。现在是时候了，应当提醒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什么事情都不能两头捞好处。正义与道德的原则不准许任何人从自己的错误中捞好处，你要享受公道的待遇，你自己的手必须是干净的。那正是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从发生争端以来从来没有做到的。

144. 做为十一月十五日对塞浦路斯两个土耳其族村庄进行残暴袭击的后果，我们又经历了一系列新的危机。由于秘书长及其杰出的代表贝内特先生，以及北约组织秘书长，美国总统及其特派代表的积极努力，这些危机暂时得以避免。

145. 我们认为，最终能否避免危机，很大程度有赖于安理会的决定，因为我们认为，和平不能单靠停火来建立。为了保持真正的和平，必须在塞浦路斯创造和平的条件。

146. 过去四年土耳其族居民被迫生活在比战争还恶劣的状况下。为了那个原因，我们欢迎一切为维持塞浦路斯和平所表示的关心和所作的努力，不论来自何方。但必须认识到，单方面的牺牲是不足以维持和平的。

147. 就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人员——他们也遭到希腊族人的袭击和解除武装——的目睹之下，新近的事件证明，为了维护真正和平，保护土耳其族居民的需要更加迫切了。为此原因我们欢迎希腊政府同意并决定从我们土地上撤退它的非法占领军，作为在正确方向上的第一步。我们以同样的精神欢迎秘书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的呼吁，作为在正确方向上期待已久的一步。可是，正如我已解释过的，也正如副总统在他的信〔S/8294〕<sup>6</sup>中已解释过的，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了，并且不应该允许它就此结束。

148. 维护和平的一切努力都被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引到恶性循环之中，这必须加以打破。只要同意秘书长的呼吁，而不是前后倒置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谓前后倒置就是试图根据产生共和国和它现在的宪法的各项条约取得让步，试图从既成事实的地位出发来解决问题，而这种既成事实是靠使用武力和无视土耳其族人的宪法权利而生成的。

149. 苏联代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声明使我们受到鼓舞，其中说苏联政府已对希腊政府声明，它表示断然抗议，希腊目前正在实行的目无法纪的专断统治，断然抗议对基本人道原则的蔑视和对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普遍公认的标准的公然违反〔第一三三三次会议，第80段〕。

150. 我们真挚地希望，并且我们恳求安理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有理事国都会表示同样的关怀，使那些企图把他们自己放在国家最高法律之上的人可能不敢再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从而联合国驻塞部队就可能得到一个有效地工作的机会，正常的和平状态和土耳其族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都可能受到照顾。至少是在有关各方能在和平和安宁的气氛中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之前，能办到这一点。

151. 在维护塞浦路斯和平和安宁问题上，我们的浅见是，只要牢牢记住塞浦路斯的过去经验和紧张根源，授权与联合国驻塞部队在紧张局势导致战事再度爆发以前有效地及时行动，是可以做出实际的安排而不损害任何人的原则的。

152. 在那些实际措施中，防止武器和重型军事物资的流入问题——秘书长很恰当地指出——以及解散希腊族塞浦路斯人非法和违宪的攻击力量国民自卫队的问题，是决定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的使命能否成功的关键。

153. 到目前为止，虽然联合国驻塞部队能

够——哪怕只到一定的程度——在双方之间控制住内部局势，但是由于不能控制住外部环境，武器、军队及军事物资仍继续运入，特别是就军备来说是如此，结果是现在我们在克平诺事件中可以看到，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政权决定发动一场进攻时，它也能够随时攻克联合国的岗哨，从而危及和平。

154. 根据我们的看法——我必须提出这一点，因为我并不认为基普里亚努先生代表土耳其族居民的看法——要防止战事复发，首先，联合国驻塞部队必须能够减少战争工具。如果没有授权给联合国驻塞部队制止武器流入塞浦路斯，并监督违背宪法建立的部队——例如对塞浦路斯和平的主要威胁国民自卫队——解除武装，只要国民自卫队中希腊雇佣军官可以继续危及和平，单单希腊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并没有什么意义。

155. 对和平的威胁在秘书长报告〔S/8286〕第29、30、31、46、49、53、59各段中已有证实。第49段是最说明问题的，我引述如下：

“联合国驻塞部队尤其关注国民自卫队正在内地建筑的大量防御工事，国民自卫队在过去一年中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只限于加强海岸防务，而把它的注意力转到岛屿的内地。”

仔细阅读一下报告就可以看出这些地方就是土耳其族居民区利马索尔，土耳其族居住区拉纳卡、特布洛斯特和阿姆贝利考村。

156. 第二，必须制止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政权企图用土耳其族人的政治权利来交换他们作为有尊严的人应有的生活和生存的基本权利这种彰明较著的做法。

157. 必须指出，对土耳其族居民所加的这一切经济的和其他的限制，其中包含对诸如水管、木柴、草秸以及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和一切建筑材料这样重要物资的限制，都是作为惩罚性的，这种差别待遇措施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而完全靠武力，其唯一目的是强迫土耳其族居民放弃保卫他们的基本权利。

158. 有人说，希腊-塞浦路斯人政权有理由实行这些措施，因为他们恐怕土耳其族难民可能在他们

<sup>6</sup>同上，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份补编。

现在所在的地方建立永久的住所，这种论点是不能接受的。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共和国的宪法，决定自己在什么地方居住，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应该允许这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任何惩罚性的限制或成为政治交易的东西。人们都是在他感到安全的地方定居的。面临共同威胁的人们所以厮守在一起，完全是由于他们的人类天性使然。要想用恐惧和恐怖活动强迫这些人放弃他们家园的那些人，如果他们真正希望难民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就有责任让联合国在这些地区重建安全条件。科斐诺及艾欧-提奥杜罗斯所发生的事，肯定不能诱使土耳其族难民回到希腊族统治的地区。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每当发生危机时，希腊-塞浦路斯人就威胁要把塞浦路斯的全部土耳其族人的脖子割断，如果土耳其族人企图对希腊侵略军采取反措施的话。这种可怕的威胁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提出过；在新近的危机中又重申了一遍。

159. 到目前为止，如最近事件所证明的，联合国驻塞部队不仅在土耳其族人遭到大规模袭击时不能予以制止，而且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土耳其族平民——妇幼一律——在检查哨受到无理的、极其侮辱性的搜查和其他刁难。土耳其族人常常被迫在骄阳下等候几个小时，并且在捏造的罪名下被绑架走，被任意逮捕或虐待。我们希望联合国驻塞部队认为自己有权防止在公路上发生这样不近人道的专横的对待土耳其族人。不错，我们不时听到希腊-塞浦路斯领导人在发动和平攻势时单方面宣告这种限制将有所缓和。但是我们的看法是，让这件事听任一方对他们有利时宣告要取消那些不人道的限制，而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时而拧紧时而拧松螺丝钉，这等于是接受这种荒谬的论点：他们有权随时实行这种限制，也就是同意允许利用这种不人道的措施作为政治压迫的工具，正如我们过去所看到过的，它对和平的危害可能比常规武器更要致命些。

160. 举一个例子，我想提一下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五日给秘书长的信。这封信中虽然表示要撤销经济封锁和其他不人道的措施，但是从秘书长在这以后给安理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那些限制大部分继续实行到现在。

161. 我可以举出千百件这样的实例，这已经成

了土耳其族人过去和现在天天受到的考验。在这里只要提这样一点就够了：即使为修复基里尼亚路用的柏油，我们也始终得不到。主要使用这条路的人除了联合国驻塞部队以外就是希腊族居民，因缺少维修，过去四年以来，它已危及使用者的安全。

162. 秘书长最近报告中的下面一节足够说明局势：

“……向区办事处（尼科西亚）申请批准供应科基那一些石棉管作为灌溉一小块菜地之用，最初是在一九六七年春天提出的，原来希望能及时得到批准，那年夏天就可以用来灌溉，可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十月，还没有批准，这时已不再需要灌溉了。还有更严重的是，在考虑申请拨给小量的建筑材料供科基那少数几所永久性住房修理之用时，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出现长期耽搁的现象。这样的耽搁甚至不能用政府防止建筑材料运入难民区修建永久性房屋的政策来解释，因为涉及到的数量很小，显然只能供紧急修理之用。尽管如此，即使同时有联合国驻塞部队军医的报告，说明在科基那屋漏对难民的健康是一种危险，尽管在居民之中诊断出有结核病患者两人，申请批准拨给一些瓦片以修理原有房屋的漏水屋顶，还没有得到区办事处（尼科西亚）的批准，尽管冬天快要到来了。”〔同上，第128段。〕

163. 有什么人道或道义标准可以容忍这种待遇和为这种待遇作辩解？我们不应该不看到，如果说土耳其族居民已容忍了这一切，这是因为他们以和平利益为重，而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原因。所以，我认为，如果期望他们会在站不住脚的假设论据之下继续无限期地容忍这种情况，那是完全错了，且不谈是不人道的。我已经竭力证明，这种假设的论据已成了一种不能允许其继续存在的恶性循环。

164. 我刚提到的例子决不是完全的，但我必须提出来，使大家对于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使联合国能更加有效地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和安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65. 对于最后解决的问题，我们经过慎重考虑的意见是，有关各方在执行秘书长关于在塞浦路斯确

立和平与安宁的建议时实际合作的程度，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由此来判断他们是主张按照安理会所指导的用和平方法还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我们很高兴看到，土耳其和希腊都已同意那些建议。对于我们土耳其族居民来说，重要的是希望以后不再受到我们过去四年来被迫受到的迫害、压迫和真刀真枪的武装袭击。

166. 仅仅口头上说一些善意的与和平意图的话是不够的；从过去事件的记录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必须迅速地有效地消除对土耳其族居民的武装威胁。如果希腊族塞浦路斯领导人无意强迫土耳其族人接受武力解决，现在就是他们放下武器，尊重土耳其族人的宪法权利并且为协商的而不是强加的解决准备条件的绝好时机。在这点上，我相信，他们会发现土耳其族人是愿意合作的。可是，土耳其族居民不能同意这样的建议：要它放弃既得的权益，作为希腊停止开炮或消除开炮威胁的先决条件，或交换他们的面包和奶油。这些威胁的消除就是联合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在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第7段的范围之内，商定最后解决办法，只有在土耳其族居民能在和平安全的气氛中自由行使它的意志的时候，只有在希腊族居民的领导积极响应安理会在上述决议第3段中所提出的号召的时候，才能够实现。

167. 我真挚的希望是，把这几点和秘书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的呼吁都考虑在内，安理会对有关各方和秘书长提供必要的指示，使得目前不稳定的局势能够转危为安，使寻求最后解决的努力能够在和平气氛下开始。

欧里克先生退席。

168.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不想今天晚上让安理会继续开会，但我认为在我们散会以前还是要说几句话，不是关于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争论，也不是关于塞浦路斯岛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是关于我们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我相信，如果必要的话，最好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形势非常紧迫。

169. 五、六天之内联合国驻在塞浦路斯的部队现有的使命就要满期了，我们提供了部队组成联合国部队的国家，最多在一两天之内必须作出我们的决定。

确实，形势是这么紧迫，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安理会继续得出结论。我相信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这样做，如果不是在今晚，那么就是在明天。如果不那么做，那么就有拖延的危险，而时间的限期就要快到了，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170. 第二点就是，我们全都知道，在秘书长的报告之后，我们一直没有闲着。自从那个报告提出来以后，天天都在进行紧张的协商。而你，先生，作为我们的主席，与我们预期的一样，在这些协商中给了我们指导。安理会的许多代表，即使在大会会期结束的繁忙日子里，也在考虑安理会现在必须规定的方针。

171. 这些协商现在还没有结果。可是我敢大胆说，我相信，正在举行的协商，已经表明，对于应该作些什么努力，安理会已取得很大程度的一致。我相信，我们大家毫不怀疑，最重要的是，应该毫不拖延地及时延长联合国部队现有的使命。

172. 我们已仔细地考虑了延长的期限，我相信，一般都感到应该是为期三个月。如果我们要延长六个月，就可能会造成这种印象，就是又回到了以前的令人不满的、不稳定的形势。我们没有人愿意造成那种印象。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全体都认识到，要用新的决心精神解决所有这些放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危险的问题，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因此，这是我第一个目的，我相信我们对此已有普遍一致的意见。

173.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的第二个目的，也是我们不应该迟作出决定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应该着手讨论秘书长提交给我们的建议。我相信安理会全体代表会同我一起，为秘书长在最近整个危机期间所起的作用，向他致敬。的确，没有秘书长的排解，这一危机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我们对联合国有信心的人都高兴地看到，对于防止冲突来说，联合国再一次是根本必要的。我认为秘书长行动十分明智，并且在他采取的行动中，很有时间观念。并且我们全体都愿意向罗尔兹-贝内特先生致敬，他到该地区去，紧急努力以防止冲突发生。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这第二个目的上没有不同的意见。我发现，我们大家根据秘书长的斡旋，采取行动来寻找正确的前进道路方面也没有不同的意见。

174. 当然，对于今天发言中提到的这些激起这样激动情绪和这样强烈的分歧的问题，我们是不会马上找到最后解决办法的。我们不会马上在今天或明天找到解决办法的。我们所能做的，我相信我们将要做的，并且我相信我们必须赶紧要做的，就是要寻求正确的途径，使我们能在将来防止这种危机再度发生，使我们朝着拖延已久的永久解决的方向迈进。

175. 我们好几次在安理会开会，同意延长部队的使命。我们每次都觉得，仅仅延长部队的使命而不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势和向某种解决办法前进，是完全不够的。

176. 因此，我相信在这双重的目的上我们是有

广泛的一致意见的；再延长部队三个月和接受秘书长向我们提供的斡旋。

177. 的确，在将来的岁月里，我们回顾我们所经历的这场严重的危机时，这场危机可能成为这样一个时机，它使安理会不仅仅满足于维持和平，而是要作出坚决的努力，为将来缔造和平开辟道路。

178. **主席：**经过协商，我认为各位代表同意目前暂停辩论，到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再复会。既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六时二十分散会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